

成长的书香

# 教你欣赏古文观止名篇

主编 傅德岷  
卢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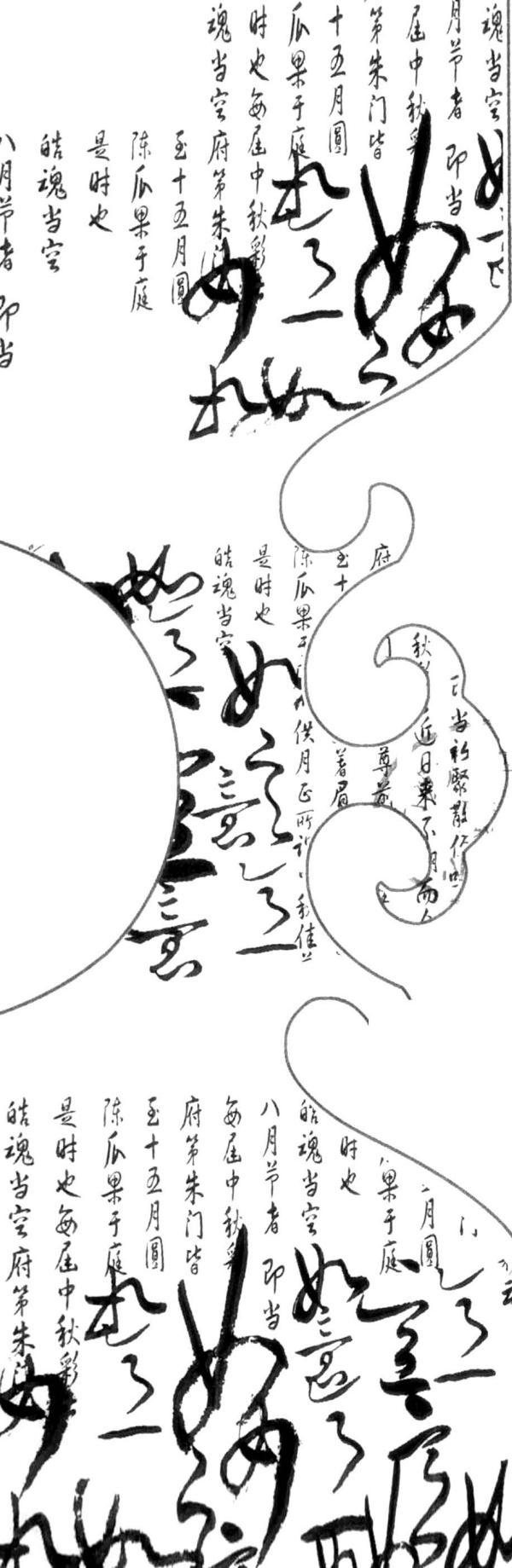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长的书香

# 教你欣赏古文观止名篇

主编 傅德岷  
卢晋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教你欣赏古文观止名篇 / 傅德岷, 卢晋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12

( 成长的书香 )

ISBN 978-7-5388-7016-9

I . ①教… II . ①傅… ②卢…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②古文观止—文学欣赏 IV. ①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5080 号

## 教你欣赏古文观止名篇

JIAONI XINSHANG GUWENGUANZHI MINGPIAN

---

主 编 傅德岷 卢 晋

责任编辑 焦 琰

封面设计 赵雪莹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41 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 53642106 传真: (0451) 53642143

网址: [www.lkcbs.cn](http://www.lkcbs.cn) [www.lkpub.cn](http://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7016-9/Z · 931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 前 言

自清初以来,《古文观止》是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巨大一部古代散文选本,编者是清康熙年间的学者吴楚材、吴调侯。此书自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刊行以来,曾风行一时,成为初学文言文的必读课本;辛亥革命后,仍有很多学校将它作为国文教材;也是我国散文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据编者吴楚材之父、吴调侯之祖父吴兴祚介绍,清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他“奉天子命抚八闽(今福建省)”之时,曾请会稽(今浙江绍兴)章子、习予以古文教其子、孙于“三山(福州市的别称)之凌云处”,其时吴楚材与吴调侯均在左右,同堂学习。他说,“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人才气过人,下笔洋洋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对于当时的启蒙读物“古人书传”,认为“若乃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此衷盖阙如也”。即是说,那些“读物”探义理不精不深,辨析字句不准不晰,深以为憾。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春,吴兴祚“统师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寄身绝塞,不胜今昔聚散之感”之时,收到其子(吴楚材)、孙(吴调侯)合编的《古文观止》书稿,经披阅数遍之后,于五月端阳日写的“序”中认为:“阅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恰当”,填补了他原引以为憾的“古文”选本之“阙如”者,是“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的好读物。

这一评价是中肯精当的。《古文观止》上起周代,下至明末,共分为十二卷。此书相较于一般的古文选本,有几大特点。

其一,此书按时代先后顺序编排,选文多具代表性,以散文为主,间收骈文。

其二,此书不仅对字、词、句加以评注,评注详而不繁,同时还对某些字加以注音,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当确切。

其三,此书在每篇选文之后,都用一段文字加以点评,虽着墨不多,却准确巧妙,一篇之主旨及写作之妙处尽在其中,颇给人以启发。

其四,此书选材广泛,囊括了名家名作及多种体裁、多种风格的文章。

其具体选材内容如下:本书前三卷皆为周文。卷一、卷二之文选自《左传》,其中有不少名篇,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等。卷三之文选自《国语》、《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其中名篇有《召公谏厉王止谤》等。卷四之文乃秦文,主要选自《战国策》,另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楚辞》的《卜居》及《宋玉对楚王问》,名篇有《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卷五、卷六乃汉文,其中包括《史记》的六篇文章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另有西汉文、东汉文。名篇有《史记》的《屈原列传》、贾谊的《过秦论(上)》、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卷七乃六朝文和唐文,包括李密、王羲之、陶渊明、魏征、王勃、李白、刘禹锡、杜牧、韩愈等之文章,名篇有《陈情表》、《归去来辞》、《滕王阁序》、《陋室铭》等。卷八乃唐文,全为韩愈之文,为人熟知的有《师说》、《进学解》等。卷九为唐宋文,包括柳宗元、王禹偁、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之文,名篇有《捕蛇者说》、《黄冈竹楼记》、《岳阳楼记》等。卷十、卷十一为宋文,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之文,名篇有《醉翁亭记》、《前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游褒禅山记》等。卷十二为明文,包括宋濂、刘基、方孝孺、王鏊、王守仁、唐顺之、归有光、王世贞、袁宏道、张溥等之文,名篇有《卖柑者言》、《沧浪亭记》、《五人墓碑记》等。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文观止》中也有一些带有封建时代烙印的文章,但绝大多数是人们熟知、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故三百年来一直是一部适合初学散文者诵读的启蒙选本。

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跨入崭新的21世纪,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我们正逐步迈入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急需的是具有现代观念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高素质”中自然包含了古代传统文化的素养。面对当前古代文学教育的衰落,许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培养具有‘民族文化之根’的现代文化人”。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有根基的,而中国文化的底蕴始于古代文学,古文能使人宏观地触摸到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据《东方早报》2004年4月初报道,浙江大学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是:“你觉得大学中文课程中最有用的是哪一门?”结果高居第一的答案是:古代文学!他们认为:古代文学能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情操和气质,甚至直接影响到今后的工作。一个有较深厚的古代文学修养的人,会显得充实,不浮躁,有涵养,在实际工作中有得体的表达和行动,更易接近事业的成功。诚哉斯言!而《古文观止》又是古代文学中最为普及的、简明扼要的选本,从中不仅可以窥见上自周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与先民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观念,更可了解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大体轮廓,其中的一些名言警句,诸如:“多行不义,必自毙”(《郑伯克段于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召公谏厉王止谤》)、“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等,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口头语和座右铭,故《古文观止》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读者阅读、理解《古文观止》,本书与现行的版本比较,不仅将原文、注释、白话翻译融为一体,更增加了“鉴赏”,对每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写作特点进行分析,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和艺术情韵。

《唐诗三百首》的编者蘅塘吐孙洙在《序言》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借用此语,我们不妨也说:

古文二百二十篇,  
熟读咀嚼任情看。  
字词句义应知晓,  
观止可过古文关。  
忠孝仁爱德信在,  
凛然正气注胸间。  
根深蒂固文深厚,  
现代新人永向前!

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遨游于《古文观止》的文化海洋中,吸吮其精华,陶冶我情操,扬我民族文化之威,建我现代化的祖国吧!

傅德岷 赖云琪

# 目 录

## 史记

- 001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 003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 004 子鱼论战(僖公二十二年)
- 005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 006 蔡叔哭师(僖公三十二年)
- 007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 周语

- 009 祭公谏征犬戎(周语上)
- 011 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上)

## 公羊传

- 012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 谷梁传

- 013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 礼记

- 014 公子重耳对秦客(檀弓下)

## 战国策

- 015 苏秦以连横说秦
- 018 范雎说秦王
- 021 邹忌讽齐王纳谏
- 022 冯谖客孟尝君
- 025 赵威后问齐使
- 026 触詟说赵太后
- 028 唐雎不辱使命

## 李斯

- 029 谏逐客书

## 楚辞

- 032 卜居
- 033 宋玉对楚王问

## 史记

- 035 项羽本纪赞
- 036 孔子世家赞
- 037 管晏列传
- 040 屈原列传
- 044 游侠列传序
- 047 太史公自序

## 司马迁

- 050 报任安书

## 汉高帝

- 057 求贤诏

## 汉武帝

- 058 求茂材异等诏

## 苏秦

- 059 过秦论(上)
- 061 治安策(一)

## 晁错

- 065 论贵粟疏

## 邹阳

- 067 狱中上梁王书

## 杨恽

- 071 报孙会宗书

## 光武帝

- 073 临淄劳耿弇

## 诸葛亮

- 073 前出师表
- 075 后出师表

## 李密

- 077 陈情表

## 王羲之

- 079 兰亭集序

## 陶渊明

- 080 归去来辞
- 081 桃花源记

## 魏征

- 083 谏太宗十思疏

## 王勃

- 085 滕王阁序

## 李白

- 088 与韩荆州书
- 090 春夜宴桃李园序

## 李华

- 091 吊古战场文

## 刘禹锡

093陋室铭

## 杜牧

094阿房宫赋

## 韩愈

096原道

099原毁

101获麟解

102师说

103进学解

106讳辩

107送孟东野序

110柳子厚墓志铭

## 柳宗元

113捕蛇者说

114愚溪诗序

116钴鉧潭西小丘记

117小石城山记

## 王禹偁

118待漏院记

120黄冈竹楼记

## 范仲淹

122严先生祠堂记

123岳阳楼记

## 司马光

125谏院题名记

## 欧阳修

126朋党论

128纵囚论

129丰乐亭记

130醉翁亭记

131秋声赋

## 苏洵

133管仲论

134辨奸论

136心术

## 苏轼

138范增论

139留侯论

141贾谊论

142晁错论

144喜雨亭记

145超然台记

147放鹤亭记

148石钟山记

150前赤壁赋

152后赤壁赋

153方山子传

## 苏轼

155六国论

156黄州快哉亭记

## 曾巩

158寄欧阳舍人书

## 王安石

160读《孟尝君传》

161同学一首别子固

162游褒禅山记

## 宋濂

164送天台陈庭学序

165阅江楼记

## 刘基

167司马季主论卜

168卖柑者言

## 方孝孺

169深虑论

171豫让论

## 王鏊

173亲政篇

## 王守仁

175尊经阁记

## 唐顺之

178信陵君救赵论

## 归有光

180沧浪亭记

## 王世贞

181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 袁宏道

182徐文长传

## 张溥

185五人墓碑记

# 左传

《左传》的作者，历来说法各异，较早的看法认为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盲君子左丘明，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司马迁和班固。《论语·公冶长》中曾论及左丘明其人，如某些文献所说，左丘明是鲁国一个颇有声望的史官，孔子尊重此人，故引其言以自重。而《左传》也屡称“仲尼”，可见《左传》作者也十分敬重孔子的学问为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左传》多言之，也可推断在学术上他们不为一派。后来，关于《左传》的作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有人认为是战国卫军事家吴起，有人认为是汉代学者刘歆，还有人认为是战国初期一位佚名之士。现在一般的观点还是倾向于接受司马迁的意见，认为《左传》作者是左丘明，后来该书又经过许多人增益而成。《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散文著作，其参照《春秋》体例，按春秋时鲁国十二个国君在位的年代，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春秋各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小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从文学角度看，《左传》以其详尽而灵活多变的叙事结构、生动简括的叙事语言、主观明确的叙事态度成为先秦历史文学的一部典范之作。《左传》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擅长描写战争以及人物的个性特征，行文辞令之美尤为历代文学家所激赏。《古文观止》选《左传》三十四篇，几乎占全书的六分之一。

##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sup>①</sup>。生庄公及其叔段<sup>②</sup>。庄公寤生<sup>③</sup>，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sup>④</sup>，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sup>⑤</sup>。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sup>⑥</sup>，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sup>⑦</sup>。

祭仲曰<sup>⑧</sup>：“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sup>⑨</sup>。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sup>⑩</sup>；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sup>⑪</sup>。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sup>⑫</sup>？”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sup>⑬</sup>。蔓，难图也<sup>⑭</sup>。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sup>⑮</sup>。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sup>⑯</sup>。公子吕曰<sup>⑰</sup>：“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sup>⑱</sup>。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sup>⑲</sup>。”公曰：“不义不昵<sup>⑳</sup>，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sup>㉑</sup>，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sup>㉒</sup>，大叔出奔共。

书曰<sup>㉓</sup>：“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sup>㉔</sup>。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sup>㉕</sup>，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sup>㉖</sup>！”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sup>㉗</sup>，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sup>㉘</sup>。”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sup>㉙</sup>。《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sup>㉚</sup>。’其是之谓乎！”

<sup>①</sup>申：国名，姜姓。武姜：表示其丈夫为武公，娘家姓姜。<sup>②</sup>共（gōng）：国名，在今河南辉县。<sup>③</sup>叔：指段是

庄公之弟。段后出奔共，所以称为共叔段。<sup>③</sup>寤(wù)生：胎儿出生时脚先出来，即难产。寤，通“悟”，逆。<sup>④</sup>亟(qí)：屡次。<sup>⑤</sup>制：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sup>⑥</sup>岩邑：险要的地方。虢叔：东虢国的国君。<sup>⑦</sup>京：郑邑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大：同“太”。<sup>⑧</sup>祭(zhài)仲：郑大夫。<sup>⑨</sup>雉：量词。古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sup>⑩</sup>参：同“叁”，即三。<sup>⑪</sup>都、国：相对而言，都指一般的都邑，国指国都。<sup>⑫</sup>度：法度。制：制度。<sup>⑬</sup>辟：同“避”。<sup>⑭</sup>为：安排。滋蔓：滋长蔓延。<sup>⑮</sup>图：图谋。<sup>⑯</sup>撝：跌跤，失败。<sup>⑰</sup>郿：边邑。貳：两属，属二主。貳于己，一方面属于庄公，一方面属于自己。<sup>⑱</sup>公子吕：字子封，郑大夫。<sup>⑲</sup>廩延：郑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北。<sup>⑳</sup>厚：指土地扩大，势力增强。<sup>㉑</sup>昵：亲近，此处指团结。<sup>㉒</sup>完：修葺。缮：修理，制造。具：准备。乘：兵车。<sup>㉓</sup>五月辛丑：古人以干支纪年，此即指公元前年五月二十三日。<sup>㉔</sup>书：指《春秋》经文。<sup>㉕</sup>郑志：郑伯的意图。难：感到为难。因为言出奔有专罪叔段之嫌，实际上郑伯也有责任。<sup>㉖</sup>颍考叔：郑大夫。颍谷：郑边邑，在今河南登封西。封人：管理疆界的官。<sup>㉗</sup>累(yī)：句首发语词。<sup>㉘</sup>闢：通“掘”，挖掘。<sup>㉙</sup>泄泄(yìyì)：和上文的“融融”，都是形容快乐舒畅的样子。<sup>㉚</sup>施(yí)：延及，扩展。<sup>㉛</sup>匱：穷尽。锡：通“赐”。赐予，给予。

当初，郑武公在中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难产，使姜氏感到惊恐，所以取名“寤生”，并因此厌恶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立他做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替段请求制邑。庄公说：“制是地势险要的地方，虢叔曾死在那里，别的地方唯命是从。”便请求京邑，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为京城太叔。

祭仲说：“凡是都邑的城墙边长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的制度：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超过规定，不合先王的制度。您将会受不了的。”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有哪里能躲避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能满足呢？不如及早加以安排，不要让她的势力滋长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不易铲除掉，何况您那受宠的胞弟呢？”庄公说：“做了多不合理的事情，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姑且等着吧！”

002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状况，您打算怎么办？君王想把君位让给太叔，臣请求索性侍奉他；如果不给，那就清除掉他，不要使百姓有其他的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将会自取灭亡的。”

太叔进而又把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延伸到廩延。公子吕说：“可以下手了！他势力雄厚，将会得到更多的拥戴者。”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团结人，势力雄厚，反而会崩溃。”

太叔整治城郭，积聚粮食，修补盔甲武器，装备步兵和战车，准备袭击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替他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行了！”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讨伐京城。京城人反叛太叔。太叔逃到郿邑，庄公又讨伐郿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邑。

《春秋》写：“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像胞弟，所以不用“弟”字；兄弟相争，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讽刺他对胞弟有失教诲；也表明了庄公的本意，不说“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于是，庄公将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了。

颍考叔当时在颍谷做管理疆界的官，听说了这件事，就特意向庄公进献礼品。庄公宴请他，吃饭时，他把带汁的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他说：“小人有老母，小人的食物她都已尝过，但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请求你让我带回去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咳！我却偏偏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对他说明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的悔意。颍考叔回答说：“君王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掘地见到泉水，在隧道里相见，谁又能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听从了这个建议。庄公进入隧道并赋诗说：“身在大隧中，乐如水乳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身出大隧外，精神真爽快。”于是恢复了像从前那样的母子关系。

君子说：“颍考叔是真正的孝子。爱他的母亲，扩大而及庄公。《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竭尽，永远可以赐给你的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本篇见《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郑庄公图谋霸业之前的一段插曲。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势力日下，郑庄公凭借他作为王室卿士的有利条件，首先崛起谋取霸主地位。此时，他的家族却发生内讧。本篇以大量笔墨细致刻画了郑庄公母子兄弟之间矛盾发生发展的过程，将春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矛盾斗争的一个侧面作了生动的揭示。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来体现其性格，文字简洁含蓄，人物性格却鲜明突出，姜氏的偏私任性，共叔段的骄横野心，颍考叔的忠孝智慧，都栩栩如生。尤其是通过郑庄公的言行，使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处于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主动权一直握在他手中。通过养共叔段的骄，纵共叔段的欲，诱其恶性膨胀，最后自我毁灭。“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更是一出心照不宣的滑稽戏，因为血腥的厮杀早已剥去了那层温情脉脉的孝悌面纱。本篇表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被归有光称为“左氏笔力之最高者”。

##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齐师伐我。公将战<sup>①</sup>。曹刿请见<sup>②</sup>。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sup>③</sup>，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sup>④</sup>，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sup>⑤</sup>，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sup>⑥</sup>，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sup>⑦</sup>。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sup>⑧</sup>，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sup>⑨</sup>，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sup>⑩</sup>，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sup>⑪</sup>，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sup>⑫</sup>，故逐之。”

<sup>①</sup>公：指鲁庄公。<sup>②</sup>曹刿：鲁国一般士人。<sup>③</sup>肉食者：每天有肉吃的人，指大夫以上的官吏。<sup>④</sup>鄙：见识浅陋。<sup>⑤</sup>牺牲：祭祀用的牛羊猪。加：增加，虚夸。<sup>⑥</sup>孚：信服。<sup>⑦</sup>长勺：鲁地名，在今山东莱芜东北。<sup>⑧</sup>驰：驱车追赶。<sup>⑨</sup>轼：古代车厢前面扶手的横木。<sup>⑩</sup>作：振作。<sup>⑪</sup>盈：满，旺盛。<sup>⑫</sup>靡：倒下。

齐国的军队攻打我国。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进见。他的同乡人说：“吃肉的人在谋划这件事，你又去掺和什么？”曹刿说：“吃肉的人见识浅陋，不能作长远考虑。”于是入宫进见。

曹刿问：“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衣食这些用来安身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不能周遍，百姓不会跟从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祷告时不敢虚夸，一定反映实情。”曹刿回答说：“小小的诚心未能使神普遍信任，神不会赐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洞察，但一定根据情理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为百姓尽心办事的表现，可以打一下。打起来，请让我跟随前去。”

庄公和他同乘一辆兵车，在长勺作战。庄公将要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军击了三通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准备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下车，细看齐军的车辙，然后登上车前横板远望，说：“可以了！”于是就追击齐军。

战胜以后，庄公问他什么缘故。回答说：“作战，靠的就是勇气。第一通鼓振作士气，第二通鼓士气就衰退了，第三通鼓士气就枯竭了。他们的士气枯竭我们的士气旺盛，所以战胜他们。大国难以捉摸，怕有埋伏。我细看他们的车辙已经混乱，远望他们的旗子已经倒下，所以追赶他们。”

长勺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运用战略防御原则、以弱胜强的战例。它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前684），因齐桓公（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鲁国曾予接纳）先前争夺君位的矛盾而起。齐鲁两国

交战于长勺，弱小的鲁国战胜了强大的齐国。本文以传神的笔法记载了曹刿自荐破敌的经过，略于对战争情形的再现，而详于对战争胜败因素的分析。政治上取信于民，战略战术上知己知彼、善于把握时机，即“未战考君德，方战养士气，既战察敌情”，这正是战争中克敌取胜的基本规律。文章表现了曹刿深谋远虑、持重机警的杰出才干和后发制人的军事指挥艺术。写法上环环相扣，章法严密，语言生动，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描写，以肉食者的“鄙”反衬出了曹刿的“远谋”。

## 子鱼论战（僖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sup>①</sup>，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及楚人战于泓<sup>②</sup>。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sup>③</sup>，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sup>④</sup>。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sup>⑤</sup>。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sup>⑥</sup>。”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sup>⑦</sup>，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sup>⑧</sup>，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sup>⑨</sup>。三军以利用也<sup>⑩</sup>，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sup>⑪</sup>。”

<sup>①</sup>宋公：宋襄公。大司马：官名，掌管军政。固：公孙固，字子鱼。天之弃商：宋国是商朝的后裔，所以子鱼这么说。<sup>②</sup>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西北。<sup>③</sup>陈：通“阵”，这里用作动词，摆开阵势。<sup>④</sup>门官：保卫国君的近卫军队，平时守门，战时随君护卫。<sup>⑤</sup>重伤：对已经受伤的人再次伤害。<sup>⑥</sup>禽：通“擒”。二毛：头发花白的人。<sup>⑦</sup>勍：击鼓进攻。<sup>⑧</sup>勍(qíng)：强劲有力。<sup>⑨</sup>胡耇(gǒu)：老人。取：割下左耳，古代作战以获取左耳多少论功行赏。<sup>⑩</sup>如：应当。下句“如”用法相同。<sup>⑪</sup>三军：古时有中军、左军、右军，这里泛指军队。<sup>⑫</sup>儳(chán)：不整齐。这里指没有摆成阵势。

楚国人攻打宋国来救援郑国。宋襄公准备应战，大司马公孙固劝阻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您想复兴它，这是违背上天而不可赦免的。”宋襄公不听。

宋军和楚军在泓水边上作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楚军还没有全部渡河。司马子鱼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河，请君王下令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楚军已经渡河还没有排好队列，子鱼又用刚才的意见报告。宋襄公说：“还不行。”等到楚军已经排好阵势，再攻击他们，宋军大败。宋襄公伤了大腿，卫队被歼灭。

宋国人都责怪宋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伤害伤员，不捉拿头发花白的人。古代的作战，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寡人虽然是灭亡的殷商的后代，也不会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

子鱼说：“国君不懂得作战。强大的敌人，在地势险隘处没有摆开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敌人遇到阻碍而攻击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还害怕不能取胜？何况现在强大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虽然碰到老头子，俘虏了就不要放掉，对头发花白者有什么可怜惜的？说明耻辱，教导作战，这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了伤而没有死掉，怎么不再给予打击呢？如果怜惜伤员而不再次伤害，那么应当一开始就要伤害他；怜惜头发花白的人，那么就应当服从他们。军队就是要利用有利的时机行动，鸣金击鼓就是用声音来鼓舞士气。有利而使用，在险隘处阻击是可以的；鼓声大作鼓舞了士气，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也是可以的。”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图谋继续齐桓公的霸业。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宋襄公为了与楚国

争霸，不顾本身国力疲弱，出兵攻打依附于楚国的郑国，楚国为援救郑国，与宋国在泓水交战。宋襄公想用“仁义”笼络人心，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坐失敌人半渡和未成列的良机，以至于大败，自己也身负重伤。事后他还强词自解“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不仅迂腐至极，而且虚伪。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司马子鱼。楚强宋弱，子鱼本不主张同楚国交战，但在宋襄公决定作战之后，他则积极谋划，主张利用有利时机对楚国发动进攻。本篇最后一段记述了子鱼对宋襄公谬论的反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驳中立论，除连用反问语句外，两个“可也”还与战斗开始时宋襄公的“不可”、“未可”相照应。

##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sup>①</sup>。晋军函陵，秦军氾南<sup>②</sup>。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sup>③</sup>，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sup>④</sup>。”许之。

夜缒而出<sup>⑤</sup>，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sup>⑥</sup>？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sup>⑦</sup>，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sup>⑧</sup>，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sup>⑨</sup>，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sup>⑩</sup>，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sup>⑪</sup>，乃还。

子犯请击之<sup>⑫</sup>。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sup>⑬</sup>。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sup>⑭</sup>。吾其还也。”亦去之。

005

<sup>①</sup>晋侯：晋文公。<sup>②</sup>秦伯：秦穆公。<sup>③</sup>无礼于晋：指晋文公为公子逃亡在外时，途经郑国，郑文公没有按礼节接待他。<sup>④</sup>贰：有二心，指晋楚城濮之战时，郑助楚攻晋一事。<sup>⑤</sup>函陵：郑地，在今河南新郑北。<sup>⑥</sup>氾(fán)南：汜水之南。<sup>⑦</sup>佚之狐：郑大夫。<sup>⑧</sup>郑伯：郑文公。<sup>⑨</sup>烛之武：郑大夫。<sup>⑩</sup>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sup>⑪</sup>缒(zhuì)：用绳子缚住身体，从城墙上放下去。<sup>⑫</sup>陪：增加。<sup>⑬</sup>东道主：东方道路上招待食宿的主人。因郑在秦东，故有此说。<sup>⑭</sup>行李：外交使者。<sup>⑮</sup>乏困：指食宿方面的不足。<sup>⑯</sup>焦、瑕：晋国二邑。<sup>⑰</sup>版：指防御工事。<sup>⑱</sup>封：疆界。此指扩张自己的领土。<sup>⑲</sup>阙：损害。<sup>⑳</sup>杞子、逢孙、杨孙：都是秦国大夫。<sup>㉑</sup>子犯：晋大夫，即狐偃、晋文公舅。<sup>㉒</sup>微：非。<sup>㉓</sup>敝：损害。<sup>㉔</sup>知：同“智”。<sup>㉕</sup>乱：分裂。指秦晋两国同盟破裂，互相攻战。<sup>㉖</sup>整：团结。指秦晋两国睦邻友好。

晋文公、秦穆公包围郑国，因为它曾经对晋国无礼，而且有了二心，暗地里向着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水之南。

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进见秦穆公，军队一定会退回去。”郑文公听从了他的话。烛之武推辞说：“臣年轻力壮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无能为力了。”郑文公说：“我没能早任用您，现在形势危急才来求您，这是寡人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您也不利啊。”烛之武答应了。

烛之武夜里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下来，进见秦穆公。他说：“秦、晋两国包围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郑国灭亡而对君侯有好处，那就烦劳君侯左右随从了。越过别国而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境，君侯知道这是难办的，哪里用得着用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邻国的加强，就是君侯的削弱。如果赦免郑国把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外交使者往来时供应他们所缺少的物资，这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何况君侯曾经把好处赐给晋国国君了，他答应给君侯焦、瑕两地，早晨渡河回国，晚上就筑城拒秦，这您是知道的。晋国哪里有满足的时候？已经东边向郑国开拓土地，又想肆意开拓它西边的土地。如果不损害秦国，到哪里去取得土地？损害秦国来使

晋国得到好处，何去何从，只有请君侯考虑。”秦穆公很高兴，与郑人结盟，派遣杞子、逢孙、杨孙驻守郑国，就回去了。

子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这个地位。靠了他人的力量反而去损害他，这是不仁义；失掉同盟国家，这是不明智；用动乱来代替团结，这是不勇武。我们还是回去吧。”晋军也撤走了。

这是《左传》记行人辞令的代表作品之一。鲁僖公三十年（前630），秦、晋两个大国联合起来攻打郑国，包围了郑国国都，形势十分危急。郑文公派遣烛之武去说服秦穆公退兵。烛之武对秦晋两国貌合神离的关系洞若观火，于是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围绕“越国鄙远，亡郑陪邻”的中心，进行分化，说明舍郑对秦国有利、而亡郑对秦国不利的道理。表面上处处为秦国着想，骨子里却是为了保全郑国。烛之武的说辞既有形势的分析，又有史事的引用，终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秦穆公，使秦不但放弃了灭郑的念头，而且留下一部分军队助郑御晋。在这种情势下，晋文公只好罢兵回国，郑国得以保全。本篇展现了烛之武临危不惧、解除国难的精神以及能言善辩的杰出外交才能。全文不满三百字，却完整地记叙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语言精练有力，说理透辟。

### 蹇叔哭师（僖公三十二年）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sup>①</sup>：“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sup>②</sup>，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sup>③</sup>。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sup>④</sup>？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sup>⑤</sup>。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sup>⑥</sup>，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sup>⑦</sup>！”

蹇叔之子与师<sup>⑧</sup>。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sup>⑨</sup>。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sup>⑩</sup>；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sup>①</sup>杞子：僖公三十年秦国留戍郑国的大夫之一。<sup>②</sup>管：钥匙。潜师：秘密地派遣军队。<sup>③</sup>访：询问。<sup>④</sup>蹇叔：秦国元老，曾为上大夫。<sup>⑤</sup>无乃：恐怕。<sup>⑥</sup>悖：背叛，违逆。<sup>⑦</sup>孟明、西乞、白乙：都是秦将。<sup>⑧</sup>中寿：活到六七十岁叫中寿。蹇叔当时已近八十，过了中寿。<sup>⑨</sup>拱：两手合抱。<sup>⑩</sup>与：参加。<sup>⑪</sup>殽：通“崤”，山名。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地势险要，是晋国要塞，为秦往郑必经之地。<sup>⑫</sup>夏后皋：夏朝帝王，夏桀的祖父。

杞子从郑国派人回来告诉秦穆公说：“郑国人叫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偷偷地发兵前来，郑国是可以得到的。”秦穆公为此询问蹇叔。蹇叔说：“使军队疲劳而去袭击远方的国家，我没有听说过。军队疲劳，力量衰竭，远地的主人早有防范，这恐怕不可以吧？我军的所作所为，郑国一定知道。费了力气而一无所得，必定有违逆背叛的情绪。并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秦穆公不接受。召见孟明、西乞、白乙，派他们从东门外出兵。蹇叔哭着说：“孟明，我看到军队出去而看不到它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六七十岁就死了，你坟上的树木已经可以合抱了！”

蹇叔的儿子在军队里。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人必定在殽山抵御。殽山有两座山陵，它的南陵，是夏后皋的坟墓；它的北陵，周文王在那里避过风雨。你必定死在两座山陵之间，我在那里收你的尸骨吧！”秦军于是出发东进。

鲁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说退秦军后，秦穆公派杞子等人驻守郑国。鲁僖公三十二年，霸主晋文公刚死，秦穆公便野心勃勃，认为自己称霸的时机到了，于是轻信杞子从郑国送来的情报，想

灭郑攻晋。蹇叔是秦国富有经验的老臣，他预言劳师袭远必遭失败，一再劝阻，但秦穆公却利令智昏，不但不听从蹇叔的忠谏，反而加以责骂、嘲讽，一意孤行，坚持出兵袭郑。蹇叔只好一哭其师，二哭其子。结果正如蹇叔所料，秦军被晋军在殽山打得全军覆没。文中蹇叔的形象写得十分动人，可谓理明情深，他哭送秦军出师，不但说明他对形势分析得深透和对战局预测得准确，更体现了他拳拳爱国之心。本文在叙事上不枝不蔓，井然有序。

##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晋侯使吕相绝秦<sup>①</sup>，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sup>②</sup>，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sup>③</sup>。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sup>④</sup>，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sup>⑤</sup>，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sup>⑥</sup>，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场<sup>⑦</sup>，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sup>⑧</sup>。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sup>⑨</sup>。”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殷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sup>⑩</sup>，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sup>⑪</sup>。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sup>⑫</sup>。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蠹贼<sup>⑬</sup>，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sup>⑭</sup>，俘我王官，翦我羈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sup>⑮</sup>，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sup>⑯</sup>。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sup>⑰</sup>：‘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sup>⑱</sup>，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sup>⑲</sup>：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sup>⑳</sup>，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sup>㉑</sup>。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sup>㉒</sup>，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sup>㉓</sup>，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sup>①</sup>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大夫魏锜之子。<sup>②</sup>戮力：合力。<sup>③</sup>无禄：不幸。即世：去世。<sup>④</sup>集：成全，成就。<sup>⑤</sup>擐（huàn）：穿。<sup>⑥</sup>胤（yìn）：后代。<sup>⑦</sup>怒：侵犯。疆场（yì）：边境，疆界。<sup>⑧</sup>致命：拼死决战。<sup>⑨</sup>大造：大恩。西：指秦，因秦在晋的西方。<sup>⑩</sup>不吊：不来吊唁。寡：弱小，这里用作动词，欺侮的意思。迭：通“轶”，侵犯。费滑：即滑国，费为滑国都城。<sup>⑪</sup>赦罪：释罪，求和解。<sup>⑫</sup>康、灵：指秦康公、晋灵公。<sup>⑬</sup>我之自出：秦康公为晋献公的女儿伯姬所生，实为晋的外甥。蠹贼：损害。蠹贼：害虫，比喻内奸。此指晋国的公子雍。<sup>⑭</sup>悛（quān）：悔改。河曲：晋地名。以下“王官”、“羈马”同。涑川：水名。<sup>⑮</sup>君：指秦桓公。<sup>⑯</sup>河县：指靠近黄河的县邑。箕、郜：均为晋邑。芟夷：收割。农功：庄稼。虔刘：杀戮。辅氏：晋地名。<sup>⑰</sup>献、穆：晋献公、秦穆公。伯车：秦桓公之子。<sup>⑱</sup>同州：同在雍州境内。<sup>⑲</sup>秦三公：指秦穆公、康公、共公。楚三王：指楚成王、穆王、庄王。<sup>㉑</sup>不谷：不善，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辞。无成德：无定德，即反复无常。<sup>㉒</sup>暱就：亲近靠拢。<sup>㉓</sup>矜哀：怜悯。承宁：平息，止息。<sup>㉔</sup>不佞：不才，自谦之词。

晋厉公派遗吕相去断绝和秦国的外交关系，说：“过去我们献公和穆公互相友好，合力同心，用盟誓加以申明，再用婚姻来巩固它。上天降祸晋国，文公到了齐国，惠公到了秦国。不幸，献

公去世，穆公不忘记过去的恩德，使我们惠公因此能在晋国主持祭祀，但又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功勋，而有了韩地的战役。他后来又后悔，因此成就了我们文公，这是穆公成全我们的结果。

“文公亲自身披甲胄，跋涉山川，逾越艰难险阻，征讨东方的诸侯，让虞、夏、商、周的后裔都来朝见秦国，这也就已经报答了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犯君王的边境，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一起包围郑国。秦国大夫没有征询我寡君的意见，擅自和郑国订立了盟约，诸侯憎恨这事，打算和秦国拼死一战。文公为此忧惧，安抚诸侯，秦军得以安然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也算是我们对秦国有重大贡献了。

“不幸，文公去世，穆公不来吊唁，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欺凌我们襄公软弱，侵犯我们的耕地，断绝与我们的友好关系，攻打我们的边境城堡，灭绝我们的滑国，离散我们的兄弟之邦，扰乱我们的同盟之国，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君王过去对我们的功勋，而又害怕国家覆亡，所以就有了殽地这次战役。但还是愿意在穆公那里解释罪过。穆公不答应，反而靠拢楚国打我们的主意。上天保佑我们，楚成王丧命，穆公因此没能在我国得逞。

“穆公、襄公去世，康公、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晋国的外甥，但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领我国的内奸，前来动摇我们的边疆，于是我国才有了令狐这一战役。康公还是不肯悔改，进入我国河曲，攻打我国涑川，掠夺我国王官，切断我国霸马，于是我国才有了河曲这一次战役。东边的道路不通，那是由于康公同我们断绝了友好关系的缘故。

“等到君王继承君位，我们的国君景公，伸长脖子望着西方说：‘大概要抚恤我们了吧！’但君王也不肯加恩和我们结盟，反而利用我国被狄人侵犯的机会，攻入我国的河县，焚烧我国的箕邑、郜邑，抢割我们的庄稼，屠杀我国边民，我国因此在辅氏聚众抵抗。君王也后悔战祸的蔓延，而想求福于先君献公和穆公，派遣伯车前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和你同心同德，丢弃怨恶，重新修制过去的情谊，来追念以前的功勋。’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世了，我寡君因此而有令狐的会见。君王又居心不良，背弃了盟约。白狄与君王同在一州，是君王的仇敌，但又是我们的姻亲。君王派人前来命令说：‘我和你一起攻打狄国。’寡君不敢顾惜婚姻关系，畏惧君王的威严而接受了来使的命令。君王却又两面三刀讨好狄国，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上应付，心里却很憎恨你们，因此就告诉了我们。楚国人讨厌君王的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弃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国请求结盟，祝告皇天上帝、秦国的三位先公、楚国的三位先王说：我虽然与晋国有往来，但只不过是图谋利益而已。我们讨厌他没有固有的道德，因此把这件事公布出来，用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全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痛心疾首，来亲近寡人。寡人率领诸侯来听取君王的命令，只是为了寻求友好。君王如果加恩于诸侯，怜悯寡人，而赐给我们盟约，那正是寡人的愿望，就可以安定诸侯而退军，怎么敢求取战乱？君王如果不肯施与大恩大惠，寡人不才，就不能率领诸侯退走了。谨把详情全部报告于您的左右，请您的左右仔细权衡一下利害吧！”

鲁成公十一年，晋厉公原定与秦桓公在令狐会盟，结果晋君先至，秦君临时改变了主意，违反盟约。后来秦又召狄与楚，打算引导它们伐晋。于是，晋在成公十三年将统帅诸侯的军队进攻秦国，先派吕相为使去秦国绝交。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殽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 国语

《国语》是一部国家记载春秋历史的史书。关于它的作者，历来认为是春秋时的左丘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现在均认为其资料源于各国，再由某位史官编辑整理而成。

《国语》分国记事，全书二十一卷，计《周语》三卷，《鲁语》两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两卷，《吴语》一卷，《越语》两卷。《国语》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下迄智伯之亡（前453），历时五百三十七年，与《左传》大致相当。《左传》重事，《国语》重言，以记述周、鲁等八国贵族的言论为主，但保存丰富的史料。记言中，有对话，有独白，风格质朴，也不乏生动优美、富于文采的篇章。

## 祭公谏征犬戎（周语上）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sup>①</sup>：“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sup>②</sup>。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sup>③</sup>，玩而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sup>④</sup>！’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sup>⑤</sup>。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sup>⑥</sup>。”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sup>⑦</sup>。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窶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sup>⑧</sup>。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sup>⑨</sup>。至于武王<sup>⑩</sup>，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sup>⑪</sup>，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sup>⑫</sup>。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sup>⑬</sup>。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sup>⑭</sup>、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sup>⑮</sup>；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sup>⑯</sup>，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仕之终也<sup>⑰</sup>，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sup>⑱</sup>？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sup>⑲</sup>，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sup>①</sup> 穆王：名姬满，西周国君。犬戎：也叫西戎，古代西北戎族的一支，周时主要在泾渭流域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祭（zhài）公谋父：谋父，周公的后代，封于祭地（今河南开封附近）。他是穆王的卿士。<sup>②</sup> 观兵：炫耀武力。<sup>③</sup> 戢（jí）：收起来。玩：轻慢。<sup>④</sup> 周文公：即周公，名旦，姓姬，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颂》：即《诗经·周颂·时迈》，相传为周公所作。这是一首描写周公祭天和山川的诗歌。<sup>⑤</sup> 载：句首语气词。橐（gāo）：本指装弓箭等的口袋，这里是收藏的意思。肆：显露。时：代词，这。古文中常写作“是”。夏：中国。允：实在、确实。<sup>⑥</sup> 茂：努力。阜：丰盛，这里用作动词。乡：通“向”，这里是地方、所在的意思。文：在古代指礼乐制度等，与“武”相对。<sup>⑦</sup> 后稷：本为农官名。这里指传说中周的始祖，名弃，他是尧舜时代的农官。其后代世袭此官职。服事：服务。虞、夏：虞舜和夏启。<sup>⑧</sup> 弃：抛弃、丢下。不窶（zhú）：弃的儿子，本是夏启的农官，后来启的儿子康王荒废朝政，被后羿取代，后羿废除农官，不窶于是回到其父受封之地邰（tái，今陕西省武功县境），这里地处戎狄之间。用：因此。窜：隐藏。翟：通“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sup>⑨</sup> 序：陈述。纂：继承。绪：先人留下的事业。惇笃：淳朴厚实。奕世：一代又一代。忝（tiǎn）：辱没。<sup>⑩</sup> 至于：直到。<sup>⑪</sup> 帝辛：即殷纣王。<sup>⑫</sup> 致戎：用兵。商牧：地名，即牧野，在今河南省淇县南部。<sup>⑬</sup> 邦内：指都城周围方圆千里的区域。甸服：以耕种王田的方式为国君服务。甸，王田。侯服：也叫侯圻，甸服外方圆五百里的区域，是较近的诸侯

之地。**侯卫**:从侯服到卫服(也叫卫圻,相当于边疆)之间的区域,共五圻(侯、甸、男、采、卫),每圻五百里,是当时中国的疆域。**宾服**:按时朝贡天子。**要(yāo)服**:距离都城二千里之外的区域。“要”是要约、盟约的意思。**荒服**:在要服之外更遥远的区域。**日祭**:每天举行的祭祀祖、考的活动,这里是供应天子祭祀时所需之物。**月祀**:每月举行的祭祀曾祖、高祖的活动。**时享**:天子每季举行的祭祀远祖的活动。**修言**:检查号令。**修名**:检查尊卑的名分。**让**:责备。**告**:晓谕。**辟**:法律。**大毕、伯仕**:均为西戎的国君。**终**:去世。**几**:差不多。**頓**:废弃。**帅**:遵守。**守终**:遵守朝见的职分。**纯固**:专一。

周穆王要去征讨西戎,祭公谋父进谏道:“不行!我们的先王们一向是重视德行而不轻易动武的。武器,平时要收藏起来,需要时才能动用;一旦动用,就能显示其威力;如果随便展示武力,就会显得轻率;一旦滥用武力就不会有震慑作用了。所以周文公在所作《时迈》诗里说:‘干戈收起来,弓箭放进袋子。我们追求那美德,让美德施行于中华大地。国君永远保有天命!’先王们对于百姓,是努力使他们树立美好的品德,使他们的品性更为淳厚;努力增加他们的财产,让他们使用物品更加方便;让他们懂得利害之所在,并用文德来教养他们,使他们追求利益远离祸害,心怀感恩而畏惧威严,所以我们能够世代保有王位并日益壮大。”

“过去我们的祖先世代为农官,先后在虞舜和夏启手下任职。等到夏朝衰微,废弃了农官之职。我们的先王不啻因而失去了他的官职,隐藏到戎狄之间。他不敢懈怠,时时称道先人的美好品德,继续从事先人的事业,学习先人留下的训示和典章;从早到晚勤勤恳恳,谨慎敦厚,忠诚守信。祖先们一代又一代,都没有辱没先人,保持着美好的品性。直到武王,他把先人传下来的品性更加发扬光大,再配上他的仁慈与温和,去服侍神灵,保护百姓,神灵百姓没有不欢欣的。而商朝的纣王受到百姓的极端憎恶,百姓再也无法忍受他的统治,于是高兴地拥戴武王,在牧野与商王开战并打败了他。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王并非致力于武功,而是体恤百姓的疾苦,为百姓解除苦难。

010

“先王这样规定:邦畿以内叫甸服,邦畿以外叫侯服,侯服之外到边疆之间叫宾服,蛮夷所居之地叫要服,戎狄之地叫荒服。甸服的诸侯为国君提供每天的祭品,侯服的诸侯为国君提供每月一次的祭品,宾服的诸侯提供每季度一次的享献祭品,要服的蛮夷君主每年进贡一次,荒服的戎狄之君一生朝见一次。每天祭,每月祀,每季度享献,每年进贡,一生朝贡一次,这都是先王的遗训。如有不送日祭之物的,国君就检查自己的心意是否诚恳;如有不送月祀之物的,国君就检查政令是否有不妥当的地方;如有不按季度送享献之物的,国君就检查礼乐制度是否有问题;如有不来进贡的蛮夷君主,国君就检查尊卑的名分是否合理;如有不来朝贡的戎狄之君,国君就得检查自己的品行。假如一一检查,责任都不在国君,却还有不来的,那就要施行处罚了。所以有处罚不日祭的,攻打不月祀的,征讨不季享的,责备不岁贡的,劝告不朝贡的。这样,有处罚的条令,有攻伐的武力,有征讨的军队,有责备的政令,有劝告的文书。公布了政令,阐述了道理,仍然有不来的,国君就进一步增进自己的德行,而不是让人民去远征。国君这样做,近的无不听命,远的无不服从。”

“西戎之君从大毕、伯仕以来,犬戎都按规定来朝见。天子您说:‘我一定要以不享的罪名征讨它,并且向他们展示武力。’这样做岂不是违背先王的遗训,破坏先王的制度吗?我听说西戎之君立心敦厚,能够遵循祖先的制度,并始终如一,那他们会有抵御我们的办法的。”

周穆王没有听从劝谏,最终出兵征伐了西戎,结果只获得了四只白狼、四只白鹿。从此以后荒服者不再来朝贡。

本文选自《周语上》,是《国语》的第一篇,它记述了祭公劝谏周穆王不要发兵征讨犬戎的言辞。祭公一开头就指出“先王耀德不观兵”,然后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述。前半部分强调先王们处处以德服人,不轻易动武,即使武王征讨商纣王也是迫不得已,是“勤恤民隐”,为民除害;后半部分详细叙述先王的“五服”制度,仍然强调“修德”,即使“五服”有不对之处,也要“增修于德”,